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五

明 李清 撰

北史七十九

楊汪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

隋書曰本姓破野頭役屬鮮界俟豆歸後從其主為

宇文氏

自高祖至祖三世仕魏並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大宗伯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謹密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武帝親總萬幾名為左宮伯累爵濮陽郡公尉遲迥起義述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破迥將李儁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遲迥於永平橋以功

隋書曰逑先鋒陷陣俘馘甚衆
趍拜上柱國爵襃國公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
役以行軍總管自六合濟時韓擒虎賀若弼兩軍趣丹
陽逑據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擒而故梁宗室蕭瓛蕭
巖據東吳地逑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
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逑節度
隋書曰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并軍合勢立
栅於晉陵城東又絶塘道留兵拒逑瓛自義興入太

湖謀掩述後述進破其栅迴兵擊瓛大破之前軍復
陷吳州瓛以餘衆保包山燕榮又破之述進至奉公
埭巖君範以會稽請降面縛路左
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晉王廣鎮揚州甚善
於述奏為壽州總管王陰有奪宗志請計於述述曰皇
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與內宮
咸所鍾愛然廢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
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

愚按此舉也首為煬帝謀奪嫡者述而他日弑煬帝於江都者即述子化及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夫

王大悅多賫金寳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酣暢博戲每陽不勝盡輸所將金寳約得之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為歡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物不可勝計及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

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
大將軍參掌武官選事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
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
弊歌稜攻敗吐父渾其部攜散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
以兵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遁
述追至曼頭城攻拔之乘勝至曼頭城又至赤水城皆
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
將軍二百人渾主南走雪山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

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斥候時渾賊復冠張掖述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敕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委任與威等而親愛過之帝所得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抑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宮掖帝彌悅焉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瞋之瑾惶懼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性

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强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為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征高麗遼為扶餘道軍將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遼與九軍至鴨渌水粮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遼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遼先與丁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

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述不自安遂與諸將渡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鬪便北述一日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内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偽降且請于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

革命記曰述至平壤城頭即樹降幡約至五日檢録簿籍圖書閉門待命及期過五日述頻促之竟無報

答但云船粮已敗刼廻矣公令更何待乃揚旌拒守分兵據險要述知被欺即卷甲歸每日常設方陣行四面俱受敵殺傷既衆粮食又盡

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渌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人百人帝怒除其名明年帝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渌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馳驛

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遁將圖關中述與
刑部尚書衛玄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
通等躡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

隋書曰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突通以以奇兵
擊其後大破之

斬其首傳行在所

資治通鑑曰玄感黨與破擒述奏凶逆之徒臣下所
當痛疾不為重法無以戒將來帝曰聽公所為述乃

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以車輪括其頸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亂發矢如蝟毛支體糜碎猶在車輪中玄感弟積善與韋福嗣仍加車裂皆焚而揚之積善自言手殺玄感望免死帝曰梟類耳更其姓梟氏

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圍鴈門帝大懼述請帝潰圍出來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

請便道向洛陽自潼入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篤中使相望于第問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一降臨臣帝遣司宮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惟憶陛下耳帝泫然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宮人百寮諫乃止及卒帝為廢朝贈司徒尚

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轀輬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詔恭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初雲定興女為故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帷私以賂述數共交游定興每逢良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服炫燿時人定興為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輕薄者窣學之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袷頭巾令深袹耳人又學之名為許

公袹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勅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為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所以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存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為佳述奏

並定興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

愚按王世充篡東隋以定興為太尉又先與段達同逼東恭帝遜位者亦定興也何以不載

又有趙行樞者本大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受其賂遺稱為驍勇起家為折衝郎將云述子化及另見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後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汪少凶疎與人羣鬬拳所敺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

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都上士隋文作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及受禪歷秦州總管府長史荆洛二州長史每聽政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為尚書兵部侍郎數年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卒拜汪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時號稱職未

幾坐事免煬帝即位為尚書左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蜂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贊務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奔還遇汪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弘策以狀奏帝疑之出汪為梁郡通守後帝

崩王世充推東萊帝為主徵拜尚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唐咸世充以黨誅

李雄

隋書作李子雄

勃海蓨人父棠名列誠義傳

隋書曰父桃枝東平太守與此不同

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隋文作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拜上開府代陳之役以

功進大將軍歷林江二州刺史皆有能名後坐事免漢王諒反煬帝將發幽州兵討之時竇抗為幽州總管帝恐其貳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大將軍拜燕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雄所雄伏甲擒抗悉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戶部尚書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

者曰此古弁遺象也大國君子乃不識雄曰國中無禮求諸曰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外未見無禮憲司以雄失辭劾之竟坐免俄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伏衛不整顧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候才也尋轉右候衛大將軍復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効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雄送行在所雄殺使亡歸玄感玄感每與計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資治通鑑曰劉蘭成北海人舉明經初北海賊帥綦公順帥其徒三萬攻郡城已克外郭進攻子城城中食盡公順自謂克在旦夕不為備蘭成糾合城中驍健百餘襲擊之城中見兵繼進公順大敗棄營走郡城獲全于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為六軍各將之蘭成亦將一軍有宋書佐者離間諸軍曰蘭成得衆心必為諸人不利不如殺之衆不忍殺但奪其兵授宋書佐蘭成恐終及禍亡奔公順公順軍中喜譟欲

奉為主固辭乃以為長史軍事咸聽焉居五十餘日

蘭成簡中驍徤者百五十人往抄北海距城四十里

留十人使多芟草分為百餘積二十里又留二十人

各執大炇五六里又留三十伏險要蘭成自將十人

夜距城一里許潛伏餘八十人分置便處約聞鼓聲

即抄取人畜亟去仍一時焚積草明晨城中遠望無

煙塵皆出樵收日向中蘭成以十人直抵城門城上

鉦鼓亂發伏兵四出抄掠雜畜千餘頭及樵收者而

去蘭成度抄者已遠徐步而還城中雖出兵恐有伏不敢急追又見前有旌旗煙火遂不敢進而還已城中知蘭成前衆少悔不窮追居月餘蘭成謀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門城中人競出逐之行未十里公順將大兵總至郡兵奔馳還城公順進圍之蘭成一言招諭城中人爭出降蘭城撫存老幼禮遇郡官見宋書佐亦禮之如舊仍資送出境内外安堵時海陵賊帥臧君相聞公順據北海帥其衆五萬來爭公

順衆少大懼蘭成為公順畫策曰君相今去此尚遠必不為請將軍倍道襲擊其營公順從之自將驍勇五千人齋熟食倍道襲之將至蘭成與敢死士二十人前行距君相營五十里見其抄者負擔向營蘭成亦與其徒負擔蔬米燒罷詐為抄者伺間而行得其號及主將姓名至暮與賊比肩入負擔巡營知其虛實得其更號乃於空地燃火營食至三鼓忽於主將幕前交刀亂下殺百餘人賊衆驚擾公順兵亦至

急攻之君相僅以身免俘斬數千收其資糧甲仗以還由是公順黨衆大盛及李密據洛公順以衆附附之密敗乃降唐　劉蘭成生不遇時猶歷歷吐奇錄之以見草澤有人噫君相不明何辭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可亦可君所不亦不無所是非默默苟容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丘明所深恥也且房陵諸子何罪一傅而梟獍肆毒自取誅夷天道哉楊汪以學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李

雄斯言為玷取譏夷翟以亂從亂何救誅夷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六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八　北史八十

目錄總題

語曰孝為百行之首故予不循北史次第獨首孝忠孝一理誰云節義次者謂次猶並若烈女之為烈也忠孝於禹寓矣況婦道主隨隨斯二者可也儒林出而大本

立矣故次文苑次循吏次隱逸與藝術外戚出而倖竇
啓矣故次恩倖次宦官次酷吏與姦惡然則姦惡之不
可為也甚乎除僭偽四夷無涉外其去逆賊也僅一閒

孝行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崔承宗

王續生　李顯達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文恭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薛濬見別傳今改入　王頒

楊慶　田翼

紐因　劉士儁

翟普林　華秋

徐孝肅

題孝行 舊題

孝之為道至矣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四海則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明諸侯卿大夫行之國家則長守祿匹夫匹婦行之閭閻則揚休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然淳源既

往澆風俞扇禮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綰銀黃列鍾鼎立於朝廷間非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內非一家也愛敬之道或未能備哀思之節罕得其中斯詩人所以思素冠孔門有以責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力終極哀思之地厥迹多緒其心一焉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斯益希矣至如溫牀扇枕灑樹負土苟或加人咸為疾俗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獘優爵賞以勸其心存懇誠以

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多古之所謂難者可易矣長孫慮等關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或任其自然情無矯飾或篤于天性勤其四體並竭股肱之力咸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而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種馬跡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隷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案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生孫益德董洛生楊引閻元明吳悉達崔承宗王續生李顯達倉跋

張恭王崇郭文恭爲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杜叔毗
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爲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
懋薛濬王頍田翼楊慶郭世紹因劉士儁儁郎方貴翟
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爲孝義傳今趙玖李棠柳檜
杜叔毗陸彥師李德饒入別傳及其家傳餘並從此編
緝以備孝行傳云
長孫慮代人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死
真爲縣囚執慮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

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横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兄弟五人並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詔特恕其父死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父居獻文時為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忠謹容客常在左右出内詔命賜宫人中氏宋太子

左率申坦兄女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肅肅播罵切
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寧國侯爵遷左中
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無
善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轝親自扶接申欣然
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卒

孫益德樂安人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
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
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減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引年七十五哀毁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家樹其純孝詔別敕孝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少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安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

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兄弟三人並幼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值儉年糊饘不繼賔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

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
稱頌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勃海太
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晝夜不止
叫訢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
已下三世九喪傾資業不假于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
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崔承宗齊州人父先仕宋在漢中母喪因殯焉後青徐
歸魏遂隔絕承宗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

郎孫惠蔚聞之曰吾于斯人見廉范之情矣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人縣人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鬚髮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鬚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墓墓側哭不絕聲殆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詔表其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兄弟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

二親為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
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一
小鳥素質黑眸形大于雀棲崇廬不去母喪闋復丁父
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
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
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室前生草
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
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

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遥人為太平縣令年逾七十父母喪亡文恭追慕罔極乃居祖極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齊書無孝行子考顔氏家訓曰殷基不知何許人父外臣博達之士基母亡時與弟諶俱已成立及外臣再娶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

莫忍仰視王氏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日求退便以禮

遣之

荆可河東猗氏人性質朴容止異人能苦身勤力供養

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

擗踴絶而後蘇者數四葬母後遂廬墓側晝夜悲哭負

土成墳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可家舊塋域極大榛

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

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上言魏文帝

令州縣表異之

魏文帝本史作周文上有天子遽推權相此周人之言耳今正之

服終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之與可言論時會護意而護亦至孝母閻氏沒齊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于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祖白父雚皆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

和中板白額州刺史大統中板䍕鄜城郡守族性至孝
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以
母在恒割哀慰母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
友愛閨門中怡怡如也尋母又没哭泣無時唯飲水食
菜而已終喪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邑人王元
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
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周明嘉之
北史誤以周明爲周文今改正以下有詔字故改

下詔褒美贈滄州刺史
劉禕字彦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兖州刺史禕性弘裕
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莫不加敬好學善三
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褐太學博士累
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埸和齊文襄輔
政降書褒獎云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並
與吾共事懐抱相托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
莫慮不富貴秩滿竟歸鄉里侍父疾不入朝父喪沉

頻累年非杖不起文襄致辟禕稱疾不動子璘玘璞瑗璜並有志節為世所稱　愚按北史無禕傳惟北齊書有之觀禕不赴高澄書辟安知非忿其專政歐君而一心事魏者忠臣也今姑從其事有實據者列之孝行篇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世寒微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墓側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替積數歲

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土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鵶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麪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營佛齋郡縣表上其狀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祖成假平人郡守父延儁仕州郡並以純至稱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又精釋

典年六歲其祖曾以其酷熱欲携元浴於井元固不從
祖謂元鈗戲以杖擊其首曰汝何不浴元曰衣以覆㝖
元不能㝖露其形于白日耳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
子熟多落元園諸小兒競取食之獨元所得悉送還其
主村陌有犬子為人所棄元收養之其叔怒曰何用此
為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為
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叔感
其言遂許之未幾大母銜一死兎置元前而去及元年

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經禮拜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每言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還明以元代闇如此者七日夜夢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

周書載夢中人謂元曰勿憂三日後汝祖目必差元喜躍遂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後祖卧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祖没號

踴絶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詔表門閭

薛濬字道賾河東汾陰人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隋開皇中歷尚書虞部考功侍郎文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後母疾濬貌其憂悴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其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為

傷痛州里賙助一無無受尋起令視事帝見毁毁瘠過甚為之改容顧羣臣曰吾見薛濤哀毁不覺悲感傷懐嗟異久之濤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謀時為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濤遺謀書曰吾幼丁艱酷窮游幼處屢絶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褁粮從師就業砥行礪心因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兹二十三年矣雖官非閑達而禄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

精誠無感禍酷薦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叩心泣血賈氣摧魂者也既而創鉅釁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别為恨何言勉之勉之書成而絕有司以聞帝為雪涕降使齎冊書弔祭濤初為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童共視了無見者以為不祥

歸大憂悴母問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告之僧曰此兒之吉應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不見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死之日家無餘財

王頒字景彦太原祁人父僧辯南史有傳頒少倜儻有文武幹局僧辯平侯景留頒質於荆州遇梁孝元為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絶食頃乃蘇哭不絶聲毀瘠骨立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

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儀同三司隋開皇
初以平蠻功加開府獻取陳策帝異之召見言畢歔欷
帝為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
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戰悲感嗚咽其夜夢
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以為孝感及陳滅頒密召
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中壯士問曰郎君
滅陳灶稷讐恥已雪而悲哀不止將為霸先早死不得
手刃之邪請發其丘隴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

額陳謝額盡流血荅曰覇先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恐彰露諸人請具鍬助於是夜發其陵見陳武鬚皆不落其本皆從骨出頒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廣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為孝義何忍罪之舍不問有司録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叚頒固辭曰臣縁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帝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於齊州刺史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祖玄父剛並以孝名慶美容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板授平陽太守卒於家

田翼不知何許人養母以孝聞後母臥疾歲餘翼親為燥濕母食亦食母不食亦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痢翼

謂中毒親嘗穢惡母終翼慟絕妻亦不勝哀而絕鄉人共厚葬之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蔴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欝茂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亦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隋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墓側負土成墳庭前有一槐樹先甚欝茂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歎

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爲纍德里
劉仕儁彭城人丁母憂絕而復蘇者數矣勺水不入口
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爲之取
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翟普林楚丘人事親孝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閭
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
業初母毋俱終哀毀殆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
不衣繒絮唯單單衣家有烏犬隨普林在墓每至哀臨

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雀巢其廬前柏樹入廬馴狎無所驚懼司隷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華秋汲郡臨河人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母疾秋容貌毀悴鬚鬢盡改母終遂絶櫛沐髮盡禿落廬于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止之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兎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前異而免之自爾此兎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往

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徐孝肅汲郡人宗族數十家多豪侈唯孝肅儉約事親
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閒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
爲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父
狀於母乃覓畵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
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忿恚色母老疾孝肅
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
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

于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終身孝肅弟德備通涉五經河朔閒稱為儒者及終于處默又廬墓側奕世稱孝

冥報記曰隋大業中河南婦人事姑不孝姑兩目皆盲婦以蚯蚓為羮食之姑怪其味藏一臠示兒兒號泣將錄婦送縣雨雷雨暴作失婦忽見自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變為白犬自言云因不孝為天所罰夫斥去之後乞食於塗不知所在　愚案前所

錄孝行皆勸也特附此於後以示懲云

論曰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唯孝而已長孫慮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茅簷之下非奬勸所得並因心秉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毁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云孝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六